



收获歌(油画)。

1979年,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落成的巨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以精练的人物造型和富有史诗感的构图呈现了云南傣族泼水节的盛况。作品一经问世便引发社会热烈反响,也让人们记住了创作者的名字——袁运生。

193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的袁运生,无疑是20世纪中国画坛一颗耀眼的明星。从才华横溢的学生到蜚声国际的艺术家,从旅居海外到回国投身中国传统艺术研究,如果要梳理其一生的创作历程,“壁画梦”一定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壁画寻梦一甲子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壁画稿·局部)。

这场做了60余年的梦,是从中央美术学院开始的。1958年,袁运生进入中央美院董希文工作室。在导师的影响下,他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无尽的宝藏,而壁画作为表现力丰富的综合性艺术,能够在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过程中产生巨大能量与无限可能。因此,袁运生选择以壁画的形式完成自己最重要的毕业创作。

“毕业创作《水乡的记忆》可以算是我的第一张壁画稿。”1962年春天,袁运生来到苏州用直镇,这里优美的水乡景致处处洋溢着古老文化的韵味。他坐在岸边,在纸上随意勾画,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感,为创作收集素材,积蓄灵感。在钢笔线稿得到老师的认可后,袁运生以油画材料完成了这件壁画稿作品。画面中,略带夸张的人物塑造方式与看似并不严谨的场景透视,为热闹的水乡一景增添了生动鲜活的魅力。在色彩营造方面,画家巧妙地运用红、绿二色的对比与互补关系,并以不同的色彩饱和度拉开场景的远近距离,使画面既层次分明又和谐统一。作品完成后,袁运生在笔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悟:“这次创作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呢?我想,因为我曾经不辞辛苦地画了两个多月的写生,充实了自己,因而换来作画的信心。不用模特儿,我感觉更自在,连写生也放到一边去,结果却比写生更接近我的感受。可能,这就是真诚的力量。”

面对机遇与挫折,袁运生始终真诚地追寻自己的艺术理想。“当接到首都机场壁画创作任务时,我想到的唯一题材便是‘泼水节’。在巨大墙壁上画一幅赞颂傣家人精神与情操的壁画,对我来说真是如梦一般美好的事。”作为袁运生的首次壁画实践,《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带给他的除了荣誉,还有对绘画更深层次的认知与体悟。在他看来,线条之于形象的意义,如同节奏之于舞蹈和音乐。人物的造型应当是装饰的、夸张的、抒情的,将现实物象删繁就简,保留基本特征,是为了在简约中求得艺术家个性的充分体现,“单纯化”是艺术走向抽象的重要一环。这一理念也直接影响了袁运生此后的创作之路。

纵观袁运生从1985年至今创作的壁画,如《夫子琴思》《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等,以及众多油画、水墨及综合材料作品,不难发现,他的艺术总是不拘泥于某一形式,有着不断重塑、不断开拓的顽强生命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艺术的综合将产生综合的艺术,我们的艺术触角,应当向过去,伸向世界,也伸向未来。”以线条和色块表现生命的张力,依然是画家创作的焦点。我们能在《人类寓言》《内观》《眼睛》等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看到袁运生对于线条的独到运用和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入理解。正如其在创作手记中所写:“艺术的抽象性,首先是线条的抽象性。这正是东方艺术的特征。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只能感觉到线的存在,而找不到它的实体,当它上升到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时,艺术表现上的飞跃就是必然的了。”

年逾古稀,袁运生的创作却未曾故步自封、停滞不前。高3米、长18米的壁画《纵浪大化》完成于2011年,成为他至今创作过的尺幅最大的作品。画面中那些奔放、肆意的线条,在黑与白的墨色交织中呈现出生命的律动,让我们看到画家寻梦数十载后的艺术升华与豁达心境。

近日,袁运生在中央美术学院迎来了自己的回顾性个展,展览同样以“纵浪大化”为题。“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袁运生人生态度的生动写照,他痴情于艺术,求索于艺术之海,从青春年少到耄耋之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艺术理想,不论命运沉浮,初心绝不动摇。

(据《光明日报》)



水乡的记忆(壁画稿)。

揭秘罕见的汉代彩绘铜镜

近日,新华社对珍藏于陕西西安博物院的一面从未公开展出、极为珍贵罕见的西汉彩绘铜镜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全国很多文博爱好者的兴趣。这面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色泽艳丽、精美绝伦,被视为中国古代彩绘铜镜代表作之一,已入选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铜镜的用途是什么?这面西汉时期的彩绘人物车马镜为何如此珍贵?陕西其他博物馆是否还珍藏有类似的彩绘铜镜?它们又都表达了哪些历史内容,具有怎样珍贵的文物价值?……

铜镜是古代妆容工具,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彩绘铜镜是铜镜中的珍品,流行于战国期间,汉末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在陕西各大博物馆里,铜镜并不是稀缺的存在,然而汉代彩绘铜镜却数量寥寥。在西安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三个博物馆,还分别保存着一面珍贵的汉代彩绘铜镜,这些彩绘铜镜在保存状态、色泽、绘画技艺等方面,都堪称铜镜中的精品。

►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彩绘铜镜。



铜镜是古代妆容工具 彩绘铜镜是铜镜中的罕见珍品

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面汉代彩绘铜镜颇具故事性。这面铜镜1992年由绥德公安部门在破案中发现,当时铜镜碎成多块,后经陕西历史博物馆专业人员精心修复才得以重现光彩。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田小娟介绍,在修复这面铜镜的过程中采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通过对铜镜的材质、结构、彩绘颜料等进行深入分析,发现铜镜本体中铜、锡、铁的比例,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组成相符合。

田小娟介绍,通过研究发现该彩绘铜镜所用颜料均为天然矿物颜料,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图案纹饰形象中的人物服饰、构图相似。目前,彩绘铜镜主要出土于战国时期齐、楚和东周王城洛阳的贵族墓葬内,集中于战国中期,战国晚期逐渐衰落,西汉彩绘铜镜全国发现的总数可谓寥寥无几。西安发现4面,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发现4面,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1面。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存的这面彩绘铜镜直径25.4厘米、重量1004.5克。三弦钮,以镜钮为中心,两道凹面弦纹将镜子背面分为内、中、外3个区。内区施以红彩;中区以蓝色为底色,红色勾边;外区底色为红色,蓝、白色勾边,可看到一四马拉车和驭手形象。再向外有一道凸弦纹,素宽卷缘。该彩绘铜镜绘制图案主要采用平涂的方法,在色彩相近、容易模糊的地方,辅以单线。彩绘的取材上按中国习俗,或具有象征意义或取材于传说故事。铜镜的整体表示圆的天空,钮和四大梅花形乳则分别表示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东方为木星、南方为火星、西方为金星、北方为水星、中间钮为土星,五星组合成天象的主体,合五行说。

已经失传的彩绘制作工艺 了解和研究陕北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副馆长韩康介绍,该馆2009年曾从陕北府谷县王家墩乡征集到一面当地出土的采用彩绘制作工艺的铜镜,制作工艺非常精湛,采用了堆塑和多种矿物质颜色绘制图案。这种彩绘制作工艺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工艺逐渐失传,从而使得这面铜镜更显珍贵。 此镜为圆形,具有三弦钮和圆钮座,直径为15.8厘米,重量为224克。在素面的镜背施以彩色绘画,红绿相间的色彩使得纹饰更加生动,且纹饰多用白色细线勾勒,给人一种精细而美观的感觉。虽然色彩艳丽,但落色较多,晕染较重,又给人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感觉。 铜镜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个区域,中区为红褐色底,绘一圈白色蔓草,并用红色线条勾勒,显得古朴而典雅。中区和外区以施蓝绿彩的凹面宽条带组成的内向外连弧纹分隔,连弧纹内外各勾勒一圈白色连弧纹带,外侧以左右各一白色三角形的三条白色短横线稍加间隔,每个连弧纹的尖角处绘有三条白色短横线,使得整个设计更加具有立体感。铜镜外区为红褐色底,连弧纹的八角将外区分成八个小区,四组人物和四组柿蒂花、仙鹤环列相间排列。人物身着彩色衣袍,姿态依稀可见,有的侧立拱手,有的似在拜谒座谈。柿蒂花从中间花蕊伸出四个白色花蕾,花的左右两侧各立一只仙鹤,姿态不一,栩栩如生。这些绘画形象生动逼真,给人一



西安博物院珍藏的彩绘铜镜。



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保存的彩绘铜镜。

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写实的绘画技法与当时的抽象化动物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康表示,根据镜钮及彩绘图案等分析,此镜应属西汉早期。

色彩艳丽 图案清晰 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的彩绘铜镜

如今珍藏于西安博物院的西汉彩绘人物车马镜,1963年在西安红庙坡村出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色泽艳丽,精美绝伦,被视为中国古代彩绘铜镜代表作之一,入选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彩绘人物车马镜直径28厘米,是一面连弧纹内边、两道宽弦纹侧沿,都有十分精致的菱形纹,菱形之间填有朱红色的M形折线。由于彩绘容易脱落、难以保存,以往发现的大部分彩绘铜镜出土时图案都已斑驳不清,甚至脱落殆尽。这面彩绘人物车马镜色彩保存之良好、图案之清晰,在全国范围内屈指可数。

(据《西安日报》)

邓仲牺尊 身附四只动物



藏品:邓仲牺尊。
年代:西周。
质地:青铜。
规格:长40.5厘米,高38.9厘米。

特点:牺尊呈兽形,头有双角,角内侧有一个弯曲上翘的小叉。腹有双翼,腹部两侧各有一个鸟形竖扉,扉下有三角形小翼。兽背站立的凤鸟是牺尊的盖纽,兽的后脑勺上铸着一只向上行走的卷尾虎,兽的胸前和臀部各铸一只回首卷尾龙。牺尊盖内底部和器体腹内各有两行六字铭文“邓仲作宝尊彝”,意思是这是邓国的次子做的青铜礼器。因此,这件牺尊被称为“邓仲牺尊”。

渊源:牺尊指动物造型的盛酒器,多见于春秋战国和商周时期,造型独特,数量罕见。牺的本义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猪、牛、羊等牲畜。

邓仲牺尊1984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张家坡墓地。1983年至1986年,考古人员在张家坡村的西周丰镐遗址,共发掘西周初期至晚期的墓葬390座,其中有4座带墓道的大型贵族墓,是西周重臣井叔家族墓。

邓仲牺尊上铭文中的“邓仲”,据考证应该是邓国名叫“仲”的贵族。邓国是周王朝在汉水流域分封的诸侯国,位于今天河南邓州一带。在西周,高等级贵族为了巩固家族地位常采用联姻手段。专家推测,邓仲牺尊可能是早先嫁与井叔家族的邓国女子的陪器。几千年前,邓仲牺尊随着送亲的队伍从邓国来到国都丰镐,成了远嫁之女思念父母、思念家乡的精神寄托。

点评:邓仲牺尊做工精致华美,堪称是青铜器中的瑰宝。独特的造型和周身精美的纹饰,体现了西周青铜器铸造的高超水平。

藏所:中国考古博物馆。

(据《内蒙古日报》)

元青花凤首扁壶 四十八块碎片拼成



藏品:元青花凤首扁壶。
年代:元代。
质地:瓷。
规格:高18.7厘米,口径4厘米。

特点:元青花凤首扁壶是北京首都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该壶壶体扁圆,直颈小口,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于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的情景。

渊源:元青花由于存世稀少,为国际、国内各著名博物馆争相收藏。文中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虽然精美绝伦,却是历经磨难而重生。

1970年初春,北京标准件四厂的工人在旧鼓楼大街豁口的城墙下挖土,挖出一坛青花白地瓷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到现场后,发现这些青花瓷器已经成了碎片。他们用了3天时间把土堆筛了一遍,挑拣出碎瓷片,装在箱子里,用自行车驮回办公室,一片一片拼对出十多件盘子、碗、盏托等瓷器,其中最精美的便数这个扁壶。可是,48块大大小小的碎片只能拼出扁壶的一半,其余部分只能由美术师用石膏修补。虽然黏合不是很精细,接缝清晰可见,甚至大家还开玩笑说,这是二凤的姐姐——大凤(缝),但是在随后的30多年里,样貌残缺的元青花凤首扁壶经常出现在杂志里、邮票上、展览中,引来无数惊叹。2004年,首都博物馆将扁壶送交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进行了历时13个月的修复,元青花凤首扁壶宛若重生。

点评:元青花凤首扁壶制作工艺繁缛,流采用模制成型,壶柄以捏塑成型,壶身为雕镶成型,最后合成整体,造型构思别具匠心,纹饰生动流畅,釉质莹润。青花料采用进口苏麻离青料,发色绚丽浓艳,略有晕散,铁锈斑特征非常明显。它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青花图案装饰与造型工艺相融合的体现,是元青花瓷的代表作之一。

藏所:首都博物馆。

(据《内蒙古日报》)